順菴集

六

共十五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書

東史問答

海東一方史皆不合人意三國史荒雜無可言高麗史稍為簡實而至若諸志所録皆不詳悉此盖東人鹵莽不尚文獻故一代之典章多晦而不詳非編史者之過也然而不立隱逸傳不為冶隱傳此誠欠事冶隱不屬于麗則其將屬本　朝乎是不成說也東國通鑑亦多有未可知者麗史提綱較優只論麗史而立綱亦多失謹嚴如竄僧懶翁于密城之類是也

東史纂要不過類抄太涉踈畧近世有林校理象德者作東史會綱最號精密止於恭愍盖其後難言也其曰江陵君禑即位者明禑之非辛出也此已有前輩之論筆法似當如是生乎今世其果能若此乎伏乞命教若有人更編東史自上古至麗末合成一編依綱目之例名之曰東史綱目使一方之文獻有傳似好矣三韓以上君長之出皆虛荒難信古雖有呑卵履跡之文而在于後世豈更有是事乎意者東俗蠢貿其中桀黠者倡為此說如狐鳴之類欲以驅惑斯民也此意果何如耶 甲戌

趙位寵事麗史已許其擧義而先生下書連有所教未知何謂但不見東國通鑑通鑑筆法或有所異耶位寵擧事時前後形跡似欠明正與金甫當稍有不同擧義而討弑君之賊則其迹甚正當曰西京留守趙位寵起兵討鄭仲夫及其敗也則當曰尹鱗瞻攻拔西京擒趙位寵斬之如此則起兵討賊之義及徇私為身之罪幷擧矣伏乞指教近日適得秋淵日錄石潭日記等說而觀之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聖人之至訓也二書中人多有一世之名流而擧瑕摭釁無所不至似不若此之甚而意思殊覺不平不

得面承正論伏歎作史者必先定疆域而東史地誌專無可據盖馬大山分明是今西北兩界間大嶺而勝覽付於平壤古蹟沸流水句麗始都似當在遼界之東北塞外而謂今成川如此者甚多不能枚舉其中帶方不知的在何地單單大嶺不耐似是鐵嶺以東而亦不的知伏歎方著東國地理疑辨欲以就正當俟後日仰稟耳 乙亥

趙位寵事謹聞命矣麗祖之立史稱泰封諸將立王建為王愚於此亦有疑焉是時新羅正統之君猶存而弓裔僭亂建為其徒則是亦羣盜之類也似當曰

泰封将王建稱王弓裔走死未審如何北扶餘解慕漱後來無見或有他書可考耶中國史所稱扶餘指何者而言耶東人雜說有云檀君教民編髪盖首又云命彭吳奠國内山川此出於何書耶又云本紀通覽云牛首州有彭吳碑金時習詩云壽春時貊國通道自彭吳所謂本紀通覽者亦何書耶按漢書食貨志彭吳開道通濊貊朝鮮置滄海郡盖漢武時人引之為檀君之臣東人之不考事實好立異說至於如此良可笑悶東史凡例及地志可疑者畧為論辨而仰禀竊念此事實有大不便於靜攝之中而疑之所

存不得不爾伏乞下諒而塗抹點竄指示一定之論幸甚幸甚東眞始末考之未得或載遼史否三水之名雖蒙下敎而心竊有疑焉史云百濟漢水東北部旱饑浿帶之間空無居民若以漢水爲帶水則旣云漢水復何以稱帶耶以文勢觀之似今臨津江矣資治通鑑隋宇文述東濟薩水至平壤下文又云述還至薩水句麗自後擊之據此則薩水在平壤西北而先儒之稱爲淸川江者似然矣浿水之名尤有所疑箕氏都平壤而衛滿東渡浿水求居西鄙此似指今鴨綠江也唐書云高麗城南涯浿水酈道元又云蕃

使言平壤城在浿水之陽按水北曰陽則此似指今
大同江也東史百濟始祖定疆域北至浿水說者以
此為今平山之猪灘隋書来護兒率江淮水軍渡海
至浿水去平壤六十里據此則似為猪灘下文宇文
述等九軍會於鴨綠水西云則鴨綠之非浿明矣去
平壤六十里云則大同之非浿明矣伏乞更為下教

丙子

朝鮮之稱焉漢注有所論說而皆未得為的當嘗觀
雜書有云地近東表朝日鮮明故稱為朝鮮此說似
近而不見於傳記且其語意似巧無上古淳質氣象

亦難準信今見下書以為同於鮮卑之鮮鮮卑為東北之胡而鮮卑山東渡遼瀋為我國東北界則果如下教而第竊思之朝鮮之名出於三代鮮卑之稱起於後漢先後不同恐不可以彼準此也夷荒之地固中國之所棄其有號雖古而不關於中國故有不録而然耶大同江以楊雄方言朝鮮洌水間之語觀之信然張晏亦曰朝鮮有濕水一云泉水汕水洌水三水合為洌水今以關西地圖較之大同江源果有三一出於黃海道之遂安郡者為能成江一出於寧遠郡者為城巖津上流出於陽德縣者為沸流江之上流三

水合而爲大同江亦與張晏之説合但未知濕灤汕之別耳鴨緑江之稱浿以三國志考之果是溴字之誤也大同江之本稱浿水史有明據若只以猪灘爲浿則唐書何以云平壤城南涯浿水中國之人雖遠外懸度而言或用兵之際目有所親見者或蕃使往來耳有所信聞者矣奈何捨城下壓臨至近之水而以猪灘爲南涯耶下教亦云猪灘大同相去不遠不容有二名愚意亦有不然者地名相同不是異事遼水沸流亦有二水而同名者此類甚多似不可以二水之同名爲疑也前日下書又曰流民之移居南方曰

帶方此有何據耶滄海徐福韓終事皆非淺慮所及伏讀下諭茫然不知所以為對也韓為中國之地滄海在東海絕域之表幾萬里張良何以知力士之在此亦何能一言相契使之捨命來赴耶若非素所交結者必不如是且此時始皇威震殊俗豈以蠻夷愚蠢之人而敢與之抗哉盖以荊聶之類避仇奔匿而為良效力者也今奉示諭誠有果然者矣徐福韓終同入海求仙而所謂三神山在渤海中渤海東南即我國與日本則福等所入要不出二國矣歐陽公日本刀詩云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姜沆

看羊録云徐福入倭伊紀州熊野山止焉今有祠子孫為秦氏據此則福之入日本信矣其稱秦氏猶辰韓之稱秦韓盖以自秦而來也自秦來者謂秦則自韓来者謂韓亦不異矣第終輩只是避亂逃生之人安有兵威氣勢能越海數千里而掩人國哉通典曰三韓古辰國也漢書亦云辰國欲上書右渠壅遏不通右渠之時三韓已存則辰國之稱或因其舊鄉也海東一隅在漢北者為朝鮮漢南者為辰國而或韓亡流人東逬各立部落以韓為號秦人後来亦云秦韓以別其為異而辰國亦隨而稱韓耶若如下教韓

之稱起於韓終云則終以流移之人開國建號奄有辰國必是大英雄也其規模設施宜不草草奈何纔廿餘年而見破於奔亡之箕準哉皆無所徵而愚疑如此伏乞回教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應劭謂之五人并尼谿而言也師古謂之四人以尼谿相參為一人而言也下文封侯有四人而無尼谿之名則應說誤矣第尼谿二字不審何謂今見下教果如大寐之得醒矣中國之人翻譯夷語自有此患其為濊音之反切無疑矣我国為臣僕一句尋常依註解看今以先生反語之教求之尤為切實故敢推

為之説曰我字猶春秋稱魯為我之我盖通稱之辭
非箕子自我也淪喪句應有灾句臣僕句應受敗句
言商有灾而淪喪則我輩受其敗豈不為人之臣僕
乎上下文義相銜而愈見其痛甚之辭非以不為人
臣僕之義自期也若如註解則夫事君之義以不貳
為忠不為人臣僕是臣子當然之節不必高談自許
而其義甚明矣後世稍知義理者當國家破亡之際
當死即死必不先矜其立節之意豈以箕子之聖而
為此淺丈夫言哉若自許以不為人之臣僕則其將
許他人以為人臣僕乎後儒以囿為臣僕一句正語

看解曰箕子之言如此必不受封必不朝周不知此句是一時問答間問其淪喪之語非論日後自處之義而與受封朝周事自不相關矣且以受封朝周之義言之武王之入殷也首先釋之訪以洪範其尊禮之摯矣必不如後世滅人之國必屈辱其臣而後已者箕子於此時既無受任禦敵之責又無逼降屈辱之事其可為溝瀆之小諒也哉文山之請歸故鄉疊山之請為逸民其意豈畏死耶盖死非其時也箕子之不死亦猶是也其不死而封之以不臣之地朝之而待以虞賓之禮則箕子於此必知所以處之矣或

謂箕子逃於朝鮮武王因以封之此皆為箕子婉順其辭而未達者也武王克殷未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下車而封夏殷之後其時封建前聖之裔孫若是其急而至於箕子何獨緩之而使之迯箕子雖欲迯其可得乎微子箕子并稱三仁其心所存宜無異同微子封於宋而有客之詩見於周頌箕子封於朝鮮而麥秀之歌見於史記於此可以見其心之同矣武王之伐殷非若後世之篡奪二國之受封備以三恪之位則與逼而受封者有異而其所以行之者全盡此理至公無私莫非為仁之歸矣以後世觀之激

民之反叛武庚之圖復莫非臣子痛迫之至情而此時箕子尚存其才足以濟事德足以動人道足以立世不聞有蔑一謀畫一策而與之同心力者何哉此聖人公天下之心而於我得遂其不臣之節而已知此義則受封朝周之義不必曲為分疏也然而使箕子而當武王之時處之固當如此若如晩季值變革之際雍容自處偷容苟合而曰箕子亦嘗云爾則是誣聖也不知聖人之道者也其不為馮道者幾希矣適有所思敢此信筆仰告此義果如何耶本國南通島夷北鄰山戎其風俗土宜山川道里交際往來戰

伐得失皆當謹而書之俾後有考而前史都闕之如東真之類漠然不知為何國誠為慨歎伏聞胤兄所編有禦倭方畧一冊云果然否若然則或可俯借以為傳謄之道耶金澍事金荷潭日録亦疑其妄而今考恭讓紀事大之事雖微細必録而無禮儀判書金澍朝京事果可疑也 丙子

三國史無從求見向適權友嚴来訪聞知其由為之借示伏幸畧綽看過此書雖謂正史而文獻無徵只能繼其年代又取中國史以實之中國人傳外夷事固多謬誤皆不卞别是可恨也假以百濟一事言之

百濟亡其地分於靺鞨渤海新羅此盖引唐書也靺鞨渤海與百濟南北隔遠安能分有其地耶且百濟源出扶餘故中國人多混稱之南史云晉世百濟畧有遼西北史云仇台始王於帶方公孫度以女妻之之説皆扶餘事而混為百濟中史之不可信亦盖如此矣然三國以後自有金史可據其前則尤無可徵下手甚難今草檀君以下至三國之始一篇伏上伏乞逐條批誨檀君紀備論九夷事者似不合於檀君而東方原有九種夷則當不沒其實安知檀君亦非九夷之一耶新羅即斯盧也百濟即伯濟也高句麗

分明在於漢武之前而三國史所紀年代歷歷如彼則亦不可舍自家分明之文籍而遠取慌忽難信之中國書然而專然沒之亦非史家傳疑之例此等處當何以為之耶得見古記一冊是新羅俚俗之傳而成於高麗多是靈怪之說而僧家言語過半三國遺事亦是麗僧一然所撰其書盖撰僧家文字而亦為言及國事故或有可採者而亦多荒誕之語噫東國古来豈無一箇著述記古之士而獨此緇髡不經之書傳於後世耶意者域内瓜分干戈板蕩之餘公私文記舉皆湮沒僧家所傳能藏於名山深谷之中而

保有之矣檀君以後怪誕之無據者一切刪去而讀
生民之詩中國亦有此事不可專委其皆為不然且
朱子曰後世祥瑞固多偽妄然豈可因偽妄而并真
實者皆以為無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孔子之言不
成亦以為非是亦以生民之詩為然也此事去取亦
難并為下教伏望司馬公通鑑考異詳記諸書去取
之意今倣其書註于各條之下先草三國以上若干
條并為伏上耳前日仰稟中黃龍國下教以岳飛所
稱者當之今見盛京通志遼征渤海至今開原縣黃
龍見故改名黃龍府岳飛所稱指此而東史所稱在

兩漢之際恐不然矣滄海三韓之名謹依下諭詳論於考異中其他地名亦幾稍見頭緒只當依舊籍之可據者而已尹丈以為前漢地志最為明白皆當從之東國地方當從本史此說似然而其時有不通處惟博考而取其可者耳若專從東史則成川之為卒本義州之為國內等類皆可從之耶卒本前日俯喻卒賓果是轉音耳盛京志物產云唐書所稱俗所貴卒賓之馬即今奉天東南之地與高麗僅隔一江以此觀之亦是在遼界矣新羅之金出於金櫝而金庾信首露之後也新羅國子博士薛仁宣撰其碑云少

昊之胤與新羅同姓也據此則金櫝金卵之說皆誣也他事推此皆然東人之怪說非有其事而有其名皆因其名而演為之說如姓金則做出金櫝金卵之事縣名延日則做出迎烏細烏之事改稱鷄林則曰有白鷄之異姓昔則謂以鵲噪之由假托立說皆不足信此東人之狃習古今不異也昔年初入京時路過三田浦大野曰點考萬坪問其由則曰廣平大君築宮於此故村名宮此野皆其折受而作者之點考受種子者萬故謂之點考萬後考地志此野舊有鄭金院野之得名果以此也始知東人之因名做說皆

此類也豈可以此爲傳信之事乎靺鞨常爲羅濟之
患羅記阿瑟那州地連靺鞨祇摩王亦欲起兵討之
濟記曰靺鞨連我北境豈非肅愼別部或在于嶺東
關北之間耶麗時女眞或乘船入寇或抄畧芋陵島
其如此之類耶若果越海來犯則羅人何以欲討耶
此最不可知亦並下教爲綱例一小紙自三國以後
畧草伏上若蒙批誨庶可推明指意以及其他耳丙子
東史各條謹聞命矣箕子東封事改云周封殷太師
箕子於朝鮮目亦當以此意改定耳浿水頻承誨諭
豈不領悟第今大同是古洌水而江之最大者也隋

唐用兵之時浿薩皆有所稱而獨不言洌水唐書平壤城南涯浿水酈道元曰余見藩使云平壤城在浿水之陽水北曰陽則指今大同明矣箕田說曾於孟子疾書中見之今又伏承慶州田制本秦轅田之教伏幸麗祖之立書纂太過似當依綱目例書曰泰封將王建稱王廢其君弓裔裔走死未審如何乙巴素書法當表而出之而未得其可綱目書沛公得張良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今亦依此書之曰得鴨綠處士乙巴素為相國未知如何麗季事寔難得中定哀多微辭恐指此等處也如王辛之別昔年已蒙下教

果非本 朝臣子所可明辨而直斥者也然而更思
之恭愍王置子弟衛以亂宮闈則何憚於以異姓為
後乎自古蓋有此等一種人如史記田常令年少男
子出入後宮有子七十人綱目宋明帝以宮人陳氏
賜嬖人李道兒生子昱立為太子獨於恭愍何疑宮
禁事秘非外人所可知雖或有聞亦非目擊豈可以
傳聞之說指以為實然乎此事頗聞先生一定之論
綱目秦始皇為呂不韋之子宋主昱為李道兒之子
而書曰秦王薨子政立又曰宋立子昱為太子又曰
宋主殂太子昱立又曰蕭道成弒其主昱而立成安

王此等筆法其義何居伏乞更賜明教 丁丑
東史凡例大義則前已稟定而畧有所補如賢者書
官而書卒若姜邯贊崔冲之類是也其有可惡者只
書卒若琴儀李奎報之類是也權奸則一皆書死此
等筆例大槩如是矣安市盖馬帯方三者畧具別紙
仰告伏乞賜教爲王太祖分明是纂麗人之婉順其
辭者為尊諱也我旣非其臣子則當從史家本例書
曰泰封將王建稱王逐其君弓裔裔走死其曰泰封
將者為臣之辭也其曰稱者自尊之辭也其曰逐者
紀實事也其曰裔死者裔為羣盜也更乞賜教愚於

崔孤雲事竊有疑焉孤雲以羅室重臣潛託麗朝有黃葉青松之句今慶州有上書庄亦可醜也到顯宗世竟以此為功而封爵焉實有其事故也且三國遺事以麗祖答甄萱書為孤雲作此書本荒誕難信然至若如此事者則亦必有流傳而言者矣以史考之孤雲中唐僖宗甲午科時年十八則是丁丑生也麗祖答萱書在戊子孤雲至此蓋七十二歲矣或以此書不入孤雲本集為疑則黃葉青松之句亦不入于集中何也史所謂密賛祖業者是而蓋欲諱其迹而删去之耳此等議論似涉深刻而孤雲東國之望也

以一國之望而其事如此則豈不為賢者之一大眚乎若本　朝之陽村輩恐當一例伏乞更賜指教王氏之出於唐是金寬毅所編是編也荒謬不可言閔漬所記亦然蓋此時異教興行誕妄成習反以俚俗無稽之說定為傳信之文誠可歎也辰義買夢事即新羅金庾信妹事旋流天下乃顯宗母事其傅會之迹亦自難掩益齋所引王氏宗族記國祖姓王氏又引聖源録云懿祖之妻龍女平州人豆恩坫角干之女也龍女蓋其名也此說最為可信新羅姓以金庾信傳考之夘櫝之言實是怪妄之甚者此等說話皆

於正文抆去別為之辨證矣東史編年綱目之外又
欲收其闕漏者為補闕一書外傳中有渤海東眞等
傳女眞日本則至于今日而詳録之或欲為經世者
一考之資耳對馬島則屬于附庸傳盖自羅麗至于
我 國初待之以屬國而輿地勝覽曰舊隸鷄林
太宗己亥討對馬島教書曰對馬為島本我國之地
云則亦有可據者矣且其彈壓之道亦當以屬國責
之庶乎後來易為說也胤兄接倭考一書實不刋之
書也然而其中或有遺漏者又或有誤引者欲為補
其闕畧如中國人著書有同校參校之例而亂人成

書有所不安故仰告耳 丁丑

東史之作不惟病輟今年紙甚貴當秋困於繇賦費錢甚艱尚未貿置公然費了此虛閒歲月徒自憐歎朱蒙徒手來奔無立國之理濟記所云卒本王妻以女繼立者似近理從此書之未知如何温祚雖云出自朱蒙濟記小註為夫妻庶孫優台之子以中史證之亦然又盖婁王上魏表曰臣與句麗源出扶餘不言出句麗其姓不從麗而從扶餘則不為朱蒙之後明矣今亦欲依此書之如何或以温祚常立東明廟疑之則盖東明子畜温祚温祚亦父事而東明最著

神聖故立廟祀之此時夷風亦或然也似不可以立
廟一節明其為東明子中史又云百濟立始祖仇台
廟於國城西歲四祀之東史無此史闕文也其以優
台為仇台者扶餘王仇台當後漢末見於中國史故
聲訛而誤也并乞下示 丁丑
前日下教馬島之為屬國既無信證則不宜虛喝謹
當奉命矣但勝覽云舊隷我鷄林 太宗朝征馬島
敎書曰對馬為島本是我國之地但以阻僻為倭奴
所據其諭馬島書曰對馬島隷我慶尚道之鷄林本
是我國之境載在文籍昭然可知按此諸說未審遵

何書也或兵謀尚權欲為彈壓之計而發此言也然彼人亦安知其古事也其見於東史則始見於新羅實聖王七年此時疑已屬日本矣陳壽魏志從帶方歷韓水行乍東乍南至對海國方可四百里土地山險多深林如禽鹿徑無良田食海物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名瀚海至一大國云云此二國決是對馬一岐二島而舊名至今不變也又北史隋遣裵世清使倭度百濟行至竹島南望耽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支國按此書都斯麻國亦疑馬島也戊寅

東史三國以後文字庸俗見者多言當潤色之愚謂文雖不好而潤色之則其於辭氣抑揚之間或不無失實之患又非後學慎重之意未知如何是從也愚何敢率爾下手耶第先生頻有勸成之教且看諸史皆不滿意而無人念到此故不計他日為覆瓿之物而妄為之以原草三國以上五卷納上若經先生一番勘定誠為大幸但恐有害于靜攝之中書頭畧以數字示教使之意會則幸甚史論必欲於大義所關處為之而筆力難及伏歎公嶮鎮麗史女真圍吉州遣吳延寵救之行至公嶮鎮賊遮路掩擊云則其在

吉州之南而不為今人所謂在豆滿北者明矣不然則豆滿北公嶮在其開拓後移設而存舊名者也麗史地志云東北以先春嶺為界其地過於高句麗此言亦爽實矣句麗盛時奄有今烏喇以南則不啻先春嶺而已又麗時自吉州以北至先春嶺千餘里無一州縣之可考何哉意者立碑先春嶺是猶勒石燕然非謂其界止此也否則内地公嶮鎮亦有先春嶺與在豆滿北者同名矣麗史云尹瓘立碑公嶮鎮以為界又恭愍王五年柳仁雨等拔雙城趨小生逃入伊板嶺今天磨嶺北立石之地於是按地圖收復舊地以

此言之則伊板之北本非麗地而立石之地豈非尹瓘立碑定界者乎疆理地方有國之大事而史之闕文至此可勝歎哉意者北界之拓多在元末麗季而至我 太祖始定豆滿以南孔鏡等七州矣尹丈每言此等事誠沒緊要其意蓋以一身言則身心為重而外物為輕以一國言則邦内之憂為急而外事為緩也此誠然矣讀書窮理不獨身心而已且邦内之憂憂之者自多不必無其位而妄論也以古大賢言之註楚辭觧叅同契亦何意耶居常念之 明祖鐵嶺衛事終當為後日一番說話果如下教若然則亦

不可不素講矣遼地本無鐵嶺之名而　明祖將以
我鐵嶺為衛計不遂而移設於遼地今鐵嶺縣是也
盛京志云鐵嶺古城在今治南五百里高麗界洪武二十一年設鐵嶺衛於彼二十六年移治今地考其紀年與朴宜中奉使之時同以此觀之則中國人唯知立衛於我地不知委折後來若以疆界為爭則當以彼今治南五百里之說為對辨之資耳
合蘭雙城誠如尹丈說果在烏
喇鐵嶺縣矣然趙暉附元後元移治今咸興永興而
存舊稱亦非異事若玄菟本我地而後移遼北玄菟
之名不革帯方先設北方而後設南方帯方之名猶
存安東都護初居平壤而後居遼地安東之名依舊
此其例也雖以合蘭雙城為非咸永考當時文字分

明是二府地其時上　明祖表陽村所製也其中有
曰金遼東咸州有雙城縣因本國咸州近處和州有
舊築小城二座矇矓奏請遂將和州冒稱雙城此一
段語意含糊俄使趙暉以和州為雙城元人豈不知
遼東咸州有雙城而以我和州當之耶幸　明祖不
以此復詰也倭人自古以通商為業故海外諸國至
于西洋莫不往來至今日益盛財寶充牣商舶輻湊
又與中國通貨江南西蜀物貨南洼故中產之來我
者絕少矣或言中國道梗多不通是未可信也暇日
草一幅地圖西北記遼瀋烏喇寧古自東北海外至

全羅海之東而記日本又其外列書諸蠻又自遼海至全羅西海記中國山東江南浙江等省沿海州郡而觀之我東雖云海外偏邦實四面受敵之地也不獨西北連陸為可畏也近來海防踈濶島嶼無管誠可惜也自古中國生釁自登萊淮浙揚帆東渡不四五日而泊我地且新羅青海鎮為今康津之莞島而中國人常掠新羅人張保臯来鎮後其患不作則中國人昔者侵我西南海不獨倭人為憂也倭人乗船寇掠無處不到麗季東北道常受其害今聞東海水宗漸低倭之漁採者多出我東海若蔚陵島之類無

時不到頃年馬倭請開蔘市時亦曰爾若不許則渡
爾東海採蔘于江原道及北道云此亦可慮女眞濱
東海又習水自昔亦以海道侵凌觀麗史可知我
朝前日又以海浪島爲憂非特海浪西北海中深遠
諸島安知無不逞之徒耶此事一番譏察而搜驗之
亦未爲不可矣今中國氣衰蒙古太盛而閩業書攻
文其志不小矣我使年年往來而不知某夷之爲盛
某酋之爲強全昧日後制變之術可勝歎哉不獨今
時然也　宣廟朝名臣滿朝若西厓諸公不知平義
智爲宗義調之子又不知平秀吉爲何人而欲與之

應變此誠我人之拙處也此等奉稟誠涉不緊閑中思慮所及幷以仰告民户多寡史家必書而麗史無徵伏歎 己卯

東史夏間適得十餘卷紙繼前續筆今幾畢矣禑昌事别紙仰告俗論易高不計是非而勒以為罪則又非慎嘿之義下覽後即屛去之復賜指教幸甚李仁任果是何如人禹玄寶之必欲殺而已者惟忤於道傳而然耶曹敏修邊安烈皆入奸臣傳似非公筆崔鐵城年老宿將素多智計而犯遼一節何其不自量也其意雖云歸咎我 太祖而為之豈有空國動

衆以與人而不自敗者乎當此之時與㳟讓之世有
異瑩位居上相身握重兵何事不可為而出此拙謀
耶是誠不可知也昌立後牧隱自請入朝意亦悲矣
然而麗末名儒蔚然并興而其於節義多不滿意牧
老德位何如而區區於死生之際陶隱亦不能明白
樹立而終亦不免冶隱最為得中而其言辛朝二字
有心口不同之嫌又勸其子仕于本　朝是何太蘊
藉耶陽村之化身改迹實斯文之羞也然而當變革
之際碎家覆宗者相望此時陽村亦不免而老父在
烏者老之頌鷄龍之行皆出於不得已云情或可恕

耶後來陳情表歷叙其效勞之蹟必欲録于原從勳盖以前朝舊臣形迹甚難欲為此而解疑謗其情誠可憐也東閣雜記言善竹橋之變圃隱墜地起而急走云此可走而免乎此盖若能脫身歸府則亦有所措置而然非畏其死也大抵當世史官皆非其人不能據事直書以著其實而掩覆變亂恣為愛憎愈起後人之疑此非 聖意然也麗末實録多出于尹紹宗之手高麗史又出於鄭道傳鄭摠其所以彰國之惡而掩諱實事者皆欲自掩其惡也後人從而信之反為紹宗道傳輩所弄豈不痛哉庚辰

伏見僿說高麗毅宗之弑也當書皓弑君自立之罪是時鄭仲夫等擅權廢立皓也特聽其穿鼻耳何敢容其手足乎以此而歸獄於皓似為過當至若穆宗則特一懦孱昏淫之主而無大過惡且其末年召大良君一節可謂處置得當而康兆乘釁作亂詢也既承命而至則其至也當先問主上之所在禀命以行而不此之為顧乃汲汲即位逐君弑君一任兆為而若不知也史氏却云穆宗之弑新君未之知至契丹問罪始知之云者其果成說乎此當書云詢至而自立廢王為讓國公尋弑之如何獻宗事分明雞林公

簒弑之也獻宗元年熙嗾邵台甫殺李資義于朝其八月以熙為中書令百官就邸陳賀其聲威脅人若目擊然其十月王遜位則是非熙廢而何未幾王出居興盛宮潛邸而薨此固可疑而益齋論曰唯不得周公於親博陸於臣委任而輔政其危且亂可翹足而待也觀此則熙之弑王明矣不逆詐不億不信固聖人之訓而史家誅心之法必執迹而推知之若其跡之難掩者其心可知矣大抵麗史只憑實錄及碑狀等文字而無野史直筆故當時君主之事每每掩諱若是當時諱筆臣子之義當然也若在後世則不

可因循使元兇大憝潛笑於九地之下矣伏乞幷更
指教己卯○右上星湖先生書
有國者必疆理經界作史者必整頓地理而我東三
國之際蠻觸相爭與奪無常三國地域終無一定可
論者且以兵禍連仍隋唐之間二國覆滅雖有公私
文籍之可記而舉必付于一炬之燼不獨東人鹵莽
之致也今生于千載之下究尋於斷爛之餘何可得
也金富軾三國史於羅則稍備於麗濟則闕畧盖勢
所不免也考之勝覽句麗之地惟平壤若干邑外其
餘郡縣擧無麗時所稱竊念關西一道為朝鮮舊地

而為句麗王畿最近之地朊畧至此況於遼瀋之地陷於夷羯者何從以考證耶富軾只據新羅地志不復博究古跡故致此後人無窮之恨耳後來三韓之稱終無定論至韓久菴而後始定是亦一快事也愚疑地名皆因舊號而漢因之者以漢書右渠侵其傍小邑真番臨屯之說而然也真番臨屯已為右渠前所稱則漢之設郡亦當因之而已至於朝鮮樂浪玄菟亦只當如此而已其地方所在則雖未能的知而竊疑真番似今興京東南廢四郡西北之間也漢書註真番與燕相接又云玄菟本真番國此玄菟指後来所徙遼界之玄菟也且番汗縣亦在遼東執事

所稱後之女真之地者似為誠然矣臨屯治東暆縣據勝覽江陵為東暆江陵濊國也又名滄海郡則豈以一府之地而同時有許多名號耶此不可知也然要不出嶺東之地也後来漢合臨屯於樂浪合眞番於玄菟則必以近而相合矣又置樂浪東部都尉主嶺東七縣此嶺即漢書所稱單單大嶺也愚以為非鐵嶺則必是大關嶺也樂浪所治至於二十五縣之多古縣不如今縣之小不可以關西一道當之自今關西之東北咸鏡之南道連延至嶺東皆樂浪界也故其地與新羅相通觀於三國史可知矣玄菟治沃沮城盖咸鏡南道是東沃沮之地故漢定四郡初置玄菟於沃沮地後因夷貊

交侵中國不能守故移之於遼界中國史所謂玄菟在遼東郡治襄平縣北二百里者是也樂浪郡後來慕容廆亦移于遼東今不知為何所而盖其遷移無常而常存舊號以為羈縻之計耳然則當四郡之際即今兩界西北遼東之北東南開原威遠堡古北扶餘之地迤而至豆滿之外廢四郡之邊荒皆當設邑置民而屬之中國矣帶方郡今又未知為何處而漢末公孫度分樂浪郡之屯有以南荒地為帶方羈屬倭韓諸國此時百濟據兩湖新羅據嶺南帯方之地似是今海西及京畿西北邊海之地也且以東史考

之與百濟最近可知矣北沃沮今咸鏡北道之地盖
馬大山常疑今西北兩界間高嶺接天者即雪寒嶺
之餘麓今下書復以白頭山當之白頭山古名不咸
此當更思而仰稟矣濊貊之地未有所考以雜出於
傳記者言之北扶餘之地及今鳳凰城皆稱濊地盖
古時濊國最長而大至後來惟有嶺東之地耳貊則
小國也盖嶺西之地而疑附庸於濊者也東史所稱
靺鞨尤難辨識靺鞨今女真之地則何以連年越人
之國與羅濟戰乎或其部落屯聚自成一團以侵掠
為業若春秋之諸夷長狄之類耶三國中高句麗地

最為難知而其所稱國都尤不成說漢置樂浪於今平壤則朱蒙何以立國於成川之地而漢不之禁耶愚疑卒本別是在北扶餘之東南今兩界西北邊荒之地也後人以玄菟郡之高句麗縣為朱蒙所治高句麗之地亦為不然矣凡郡縣之制必先書郡所治之縣則高句麗當為玄菟之所治矣若後世地志所謂附郭者也若以此為其國則間於遼東玄菟兩大郡之間安敢驕恣不受中國之命乎愚意則玄菟所治之高句麗皆因當初之名而後来移置後亦存其舊號所謂本高句麗國則在於本地而無變矣又東

史云其地東盡滄海南至薩水滄海今北道之海也
薩水今清川江也據此亦知非今成川矣且丸都金
富軾謂安市而後人亦以鳳凰城當之此亦不然矣
唐志鴨緑江舟行東北五百三十里而至丸都則非
今鳳凰城明矣毋丘儉之攻句麗渡沸流登丸都則
沸流亦非今成川江明矣據此諸説則句麗當初立
國之地槩可見矣浿水之説古今紛然温祚立國之
初北至浿水此平山之猪灘也衛滿所渡與燕分界
必不為此水也唐志平壤城南涯浿水麗史亦稱大
同江為浿水此亦一名矣而箕準都今平壤則不當

以此與燕為界而衛滿亦何以渡此耶以漢書考之浿水之源馬訛之出不同必是二水而馬訛則唐志已以鴨綠江當之然則浿水不當謂之鴨綠誠如下教矣故愚以為陳壽之言淏水為鴨綠而與浿字形同故或是誤書而然也洌水之稱下教誠好矣當更思之楊雄之言出於湶所著方言此則得聞於丈席矣帶水丈席漢水之教誠好矣以漢水之大而史無所言不見於中國史者何也帶方之稱以帶水而其地與齊相近則疑今漢水而東史云漢水東北部又云浿帶之間既云漢不容復言帶故愚以臨津江當之丈席

不以為然曰漢帶之二名猶禹貢漾漢之同源也或
其然也辨說求正于丈席還當更禀丙子
公嶮鎮終有可疑者吳延寵救吉州行至公嶮鎮賊
遮路掩擊云則其在吉州之南無疑矣以此知今所
稱會寧府公嶮鎮必是後来開拓後移鎮而存舊名
者也教中盛京志合蘭府在烏喇雙城為今鐵嶺縣
則我人之以咸興永興當之者為非此似不然合蘭
雙城果如盛京志所云而元得我二州然後移治而
存舊名亦不異矣麗史分明說雙城摠管趙暉此非
今永興乎猶玄菟帶方安東都護之移治而不廢舊

名也己卯○右與邵南尹丈書

東方之有國久矣宜有一史以倣綱目而不聞有爲何哉編年之書有通鑑一部而全無義例檀箕雖無事實其可置於外紀同于傳疑之例耶衛滿僭賊幷列爲三朝鮮之名遵何德哉馬韓爲箕氏之嫡統羅濟之始亦爲之服屬則何爲以沒之耶周勤欲復舊邦而書討趙位寵起兵討賊而不許何耶凡此之類難以縷擧至於事實之舛謬地方之爽誤皆無所辨後人何以徵信誰人讀東國通鑑之語雖出於姦人爲惡無忌憚之心其果爲可讀之書耶三國史未及

得見以其見於他書者觀之踈漏甚矣高麗史則本紀之多至於三十卷繁冗多矣所謂諸志亦無據以為法者至若列傳麗氏五百年豈止此而已耶金南當不入列傳吉冶隱徐甄漏於忠義者有何所見耶文苑儒林隱逸卓行宜各有傳而并沒之何哉島夷山戎南北相接歷代之事變無常其可無傳而為應變之道耶受 命設局撰成一代之史則國史所存雖不備其不能開獻書之路而廣其聞見耶丙子

東史非敢擔當丈席有教故不量己力率爾為之諺云本質美然後鉛粉有功本文旣不滿意而其勢不

得不因此而成之假使班范下手猶無可觀況如僕謭劣寡聞將何以發揮耶其大意則尊正統崇節義謹筆例檀箕馬韓為正統之首而衛氏三國分註其下又右渠大臣成已據王儉城不降死之故馬韓將周勤起兵討百濟不克死之此諸史之削而不論者而僕之所表出者也百濟扶餘豐稱王三年及甕山城將死之遲受信不降皆諸史之所斥而僕所進之者也崔孤雲位至阿飡則雖云不遇寵任亦至矣鵠嶺青松之句為密贊祖業之功至於贈謚褒奬人臣之義果如此乎後世惟以佞佛為誚而未嘗及此者

何也今書以崔致遠以罪去繼而論有曰楊雄皓首窮經只得莽室大夫孤雲文章動世竟作麗朝功臣又曰小有才而未聞大道不自重而終累輕脫此皆史家之所未論而論之無乃不可乎麗祖之父王隆首叛降弓裔故書云弓裔將金城太守王隆死即范增死之例也麗祖寬仁大度有類漢高終是叛賊之黨諸史皆云泰封諸將立王建為王今改云弓裔將王建稱王裔走死即綱目不義而得國稱皇帝之類也盜殺清海鎮大使張保皐者即盜殺李輔國之例也此皆與前輩所論相反僭妄之罪固已難逭而未

知知道者以為如何悚懔以俟耳戊寅○右與李貞山書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經書疑義 條例不多諸經合附

道體神用道者體也神即其妙用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字有力帯神字而言下文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張子釋之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神本一而在陰在陽其用不測故曰神無方

交易變易易者交易變易之名故曰生生之謂易生生即交變之義也然則易字已帯動意與陰陽不測之謂神字義相貫

无咎繫辭曰无咎善補過者也此爲易中諸卦爻之通例也節三爻云不節若則嗟若无咎其義若曰三以陰居陽有躁動不節之象能戒之而嗟若則爲无咎也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其義若曰不節而能嗟則誰能咎之乎與同人初爻之義不異而傳義皆於此以無所歸咎爲解與他例不同可疑

夏易連山首艮人生寅之義殷易歸藏首坤地闢丑之義周用天統故周易首乾文王序卦已有建子之意

古人尚聲律故其發言著書自合音律如周易乾之

田乾淵天坤之霜方章囊裳黃之類是也又如否之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同人之升于高陵三歲不興剥之君子得輿小人剥廬此類甚多下至史傳雜記諺俗所稱皆是韻語

觀盥而不薦敬之至也幣之未將者歟

睽三以柔居陽未免有躁動之心且居說體易於從人者也故二四二陽誘脅而幾不免為失節之人幸而上九之剛有離明之德故能不失其正應

睽上九見豕負塗指四爻坎體載鬼一車指二爻兌體坎為豕而兌為巫也先張之弧離為戈兵且離體

中虛圓滿有張弧象上九自言也後說之弧上九初疑六三為二陽之誘脅末乃釋疑而親之以其有明體也往遇雨上下體互成坎也

兊為巫有交接鬼神之象困五隨六升二升四大有三是也

坎為隱伏是北方幽隱有鬼神之象困二既濟五是也

艮為山為門闕有宮廟祭祀之象萃二益二是也

坎為水飲食由水而成故易中言飲食多坎若需五困二漸二未濟六是也又有坎四家人二是也

剛中而應五有自內而應外者師臨升象指九二之應六五也有自外而應內者无妄萃象指九五之應六二也柔道主靜剛道主動故是剛者動而應乎柔也

剛柔皆應二恒是長男長女之卦未濟是中男中女之卦男女相感之道固無彼此之分故曰皆應咸象亦曰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此為少男少女之卦故亦如此

易言剛柔皆以爻言指陰陽卦者非也說卦發揮於剛柔而爻生

来氏易變術家互卦之名為中爻中爻之名出於繫辭總論六爻而居中四爻觀玩之義為多非謂析此中爻合成上下體而成卦也其意不是

際字是交際之際即接字之意也解初剛柔之際指初二二爻也坎四剛柔際也指四五二爻也来氏謂二與四應非也泰三亦曰天地際也言三四爻是上坤下乾相接者也

爻者陰陽之交也龜山說故其為字兩畫交互而成

繫辭曰卑高以陳張子曰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為基以此推之曰陰陽者陽以陰為根

也又繫辭曰失得者雖得而以失為戒莫非戒人之
辭也大學曰事有終始事貴有終亦詩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之意也
啓蒙明著策分而為二章朱子全以一變釋之為圖
如左

掛一一揲左二歲扐左三歲一閏歲揲右四歲扐右五歲再閏故復掛復

掛一揲左揲右扐左扐右復掛復掛一揲左揲右扐左扐右成一

爻凡三變初一變除掛一後二變用掛一

或有以初一變為掛而後二變不掛者以分二為一
歲揲左揲右為二歲扐左扐右三歲一閏成一變為

圖如左

掛一除而不用一歲分二二歲兩揲兩扐三歲一閏分二兩揲兩扐

四歲分二兩揲兩扐五歲再閏後爻復掛三變成一爻

一爻有六次過揲六十朔之象也揲象四時故通言五歲月數六次歸奇六十日之象也奇扐象日故以象二閏六十朔為五歲六十日為二閏此五歲再閏之象也右說似好然而左手象天右手象地皆用揲扐之數則掛一亦以象人當與天地并為三才而用矣此三變皆有分二象兩之法則或說之再變以後不掛者是只有天地而無人矣亦不可謂得之

經無掛一用不用之文而朱子以初變除掛一之數

再變三變通用掛一之數其或用或不用似無法象乾之策章繼於分而為二章下其所論二篇之策通用六爻策數也然則十八變者當如朱子一爻三變之說而六爻為十八變矣或者疑於八卦小成之文以一爻有六變（三變各有揲扐）三爻為十八變而為三畫卦以應八卦之文却恐意短

四營来氏曰營求也四營以四求之也如老陽九以四求之為三十六之類是也與朱子四度經營之說有異而来說文義短淺或云四營或以四象看如何然則四象見於三變之後亦不如朱子之說也

按再扐而後掛而後二字有更端起後之意今若三變皆掛則二字為衍文右或說

象兩象三象四時之說似有湊合之意非自然之道其必依之曆術者何也

考變占四爻五爻俱變則占不變爻辭此與用九用六不用七八之義不同為可疑也用九六不用七八乃易中大義朱子豈不慮此耶是必有其說而當時及門之士恨不問下

邵子只以加倍推去故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所謂十六三十二云者只是虛影而無所名似不若八卦以重之

為六十四之簡也

古人制字皆有義于午二字之一畫中竪者為陰陽起止之方也卯酉二字雙畫直竪者為陰陽之中也水火二字亦象坎離卦體此類甚多 右易

宗彝宗廟祭器之彝尊也蔡傳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言虎有父子之親蜼獸名鄭註周禮蜼禺屬言猴類也蜼一作狖音又或作貁爾雅蜼仰鼻而長尾郭註云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歧鼻露向上雨則自懸於樹以尾塞鼻為物捷健李時珍曰蜼今南州所稱果然也喜羣行老者前少者后

食相讓居相愛生相聚死相赴柳子所謂仁讓孝慈者是也古者晝蛑爲宗彝亦取其孝讓而有智也

治水次序禹貢叙治水當先兾次豫以及于遠而其次序不然洪景盧曰盖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兾爲帝都旣在所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楊荊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汩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余得之魏幾道洪氏録之隨筆以爲異聞按禹之治水固當因水勢而順導之耳五

行相生之説恐涉傳會洪水之患河為大禹之用功
於河為多以後世言之河患所被大率古兗青徐之
境是以冀兖青徐次第皆平揚荆則江漢下流水澤
所聚而楊為尤下亦不得不先及豫雖近河而自太
華殽函以東至于鞏連山以為限河既導則伊洛不
勞而入梁雍諸水不甚用功所以獨後此金仁山説
也其言正而理順矣

泰誓上曷敢有越厥志此當云不敢違越天之志而
註云我何敢過用其心志乎然則其志二字不指天
而指我矣似不應天祐下民句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蔡傳以為百姓畏紂之状而申
時行講義會編以上句為畏商之事下句為百姓聞
周之伐商皆歡欣感戴稽首至地以迎王師若崩摧
其頭角然人心望救之切如此此本仁山說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言道者人所共由者也言天有
至顯所當行之道而其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
道惟彰矣厥類以下文五常考之當如此通鑑前篇
仁山說恐非
彝倫只訓常理也不可以五倫言之五行天道之常
理也五常人事之常理也他倣此庚午春余在泌

殿時林經歷象鼎問洪範言彞倫攸敘而九疇無五倫甚可疑也余答以常理之義本註可考五倫當入于八政中司徒之教不必別言之也林始悟其然

洪範多是韻語右書

維鳩居之星湖先生嘗言古字多通用如詩君子好逑之逑公侯好仇之仇皆以配匹之義釋之鵲巢章維鳩居之之鳩亦當以逑仇之例讀之鵲之為物有定偶以喻下文之子于歸之句甚協余刱聞而不敢為然後見左傳師服曰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又見說文於逑字引虞書曰方逑孱功又曰怨匹

曰逑然則以鳩僝為逑孱以耦為匹以仇為逑與今行經文不同傳寫多舛固其宜也以鳩為逑而逑是配匹之義則鳩字通用亦然矣

日居月諸邶風柏舟章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註居諸語辭諸之為語辭諸書多然而居之為語辭則未之聞也字書鶋鵶烏也蠩蟾也抱朴子曰蟾蠩壽三千歲者頭有角頷下丹書八字戰國策月魄象蟾兔故世謂月彩為蟾光自古謂日中有金烏月中有玉蟾然則所謂居諸即鶋蠩之省也詩多取物為況故取其義而言之也

考槃考成也槃器名賢者窮處澗谷以考槃為業而其心寬裕不迫無慽慽之意遯世而無悶者也雖離羣索居而心在朝廷憂愛之忱不能忘也薖軸病名文選王融曲水詩序薖軸之疾己消是也薖饑意腹不飽也軸蹙通嚬蹙之意心不安也雖饑困逼身而不為過越之事者懼踰分而招尤也雖憂慮薰心而不以輕告人者恐徒言而速禍也失位在下未嘗無憂世之心安分愼默超然於物外此其所以為賢也

于貉豳風七月之四章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集傳貉狐狸也于貉猶言于邾謂往取狐狸

也貉自為一物而與狐狸別則訓以狐狸可疑按周禮肄師四時之大田獵祭表貉則為位註貉師祭也此言于貉謂往而貉祭因獵而取狐狸為裘也

靈臺毛氏曰神之精明者稱靈朱子曰謂之靈者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為也又曰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祲察灾祥按周禮十煇察日傍之氣後世京房翼奉等皆以蒙氣風雲定其休祥盖日月薄蝕五星凌犯彗孛飛流之類萬國皆見不知何國受禍而至若雨暘風雲雷雹物怪之類皆在邦域之内最近於人專由於時政之得失故古人必於此而察之且望

氣之術必登高遠望故築臺所以遠望也望其氣而
占休否預知其吉凶故曰靈臺恐非倏然而成如神
靈所為之意也或曰靈善也且詩曰經始靈臺則靈
臺之名已定於經始之前也右詩

古人皆以行為重曾子傳習在忠信之後孔子學文
居孝悌之下子夏又以為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子夏與曾子同而子夏務實行而抑文學曾子務實
行而兼傳習此子夏之所以不及曾子也

饒氏曰人倫莫重於君親此以賢賢居先者以好善
有誠方能行下三事也中庸九經以尊賢先親親亦

此意

朋友以義合者也故必以信而後義有所行

輕乎外者不能堅乎内制於外者所以養其中

三歸十三經註婦人謂嫁曰歸三歸娶三姓女也此

義短淺而涉于傅會劉向說苑以三歸爲臺名明儒

孔貞運曰歸字籌法歸除之歸言用三歸之法以作

臺言其高也此言仲之奢則三歸之臺其爲高大可

知孔說可備一說按歸字有歸嚮之意說苑所謂内

政委爲外事斷爲而民歸之仲無乃取此意名其臺

而誇矜之歟此等文義關係非大關之無害

公冶長首章疾書曰若但曰非其罪則或不無居亂世危言行而妄觸刑辟者矣若但曰免刑戮則或不無脂韋巧免而失身喪節者矣合而觀之聖人之旨可見

左丘明耻之作左傳之人也馬遷曰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則非姓左氏也乃左丘也先儒以公羊穀梁之例謂不稱左丘而稱左傳乃以為左氏然則史記不言司馬史而曰馬史何也亦猶是也集註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

子見南子仕於其國有見小君之禮而子路不悅則夫子只合曰是禮也三字足矣何必強辨如是不覺

辭語之過度乎心常疑之後見二程全書朱公掇拾遺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以孔子本自見衛君行道反以非禮見迫孔子歎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喪予之意否否否泰之否天厭吾道也按以程子意推之矢訓當為陳字義此意甚好而集註不取何也以集註觀之似欠聖人言語氣象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以古人所作而言信以我心所信而言信其有此理而好之也我所欲言古人已先言之縱有所作不出古人範圍在我惟信而好之而已孔子以生知之聖何所不知而述古人之作信

古人之言則所謂古人即伏羲以後羣聖人也後世學者多有師心立說自作門户程朱後世之聖人也雖有一二箋註間差誤之處豈可以是揜其大體耶必欲自立己說而詆訾之不已此有明以後諸儒之無忌憚也後學之所當警念處

賓不顧退溪曰凡人有未慊事則多顧按此義亦未瑩凡人相別有顧戀之意則亦多顧不獨未慊然也盖禮賓退就舘則君猶佇立以待賓之顧若賓顧而主人已入則欠于敬故也故復命曰賓不顧矣盖以紓君之敬也

擊磬章末之難諺解難호미업스나만集註若但如
此則亦無所難矣是以解如此按更有一義果哉言
荷蕢者之果於忘世末之難孔子言無果忘之心難
矣其辭氣婉順不發露矣若然則其吐當云果哉나
末之ㅣ難矣니라

衛靈公首章病莫能興明儒孔貞運以爲病斯道之
不能興起爲言按言從者則是僕隷之流豈知道不
行爲病乎是必飢而病也

太師摯章上言齊人歸女樂而君臣耽樂則正樂難
行而曠職無所用矣此樂官之所以散而之四方也

按論語二十篇末二篇記門人之言及道統之傳則此篇實為末篇也已上十七篇記聖人之言行備矣道不可行而止則其勢隱而已故此篇歷舉隱逸之士其意悲矣朱子編宋名臣言行録前後集篇末皆録處士亦此意也古人編書次序皆有意義

子夏門人章譬諸草木言草有草之性木有木之性區别而用之各異以喻學之淺深不同其教之之術各有其宜愚讀此章每慨然于學者分門詆排之弊以此章見之則子夏之教人必循序漸進下學而上達子游之教人必多躐等想其時兩門人必相詆排

矣後世學者莫不皆然詆排不已至於忿爭忿爭不已至於相害吁可畏也

聖人教人子曰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又曰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觀此數條聖人教人之術槩可知矣然而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擧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矣聖人雖道大德宏知周萬物而不爲無益之空言以衒人可知矣是以其答人之問答其所問而未嘗敷演以究其竟以待其自推而求之耳試擧數條言之孟武伯問孝子曰無違恐

武伯不知無遠之義故語其餘義於樊遲使武伯知其義又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有儉禮之問而答曰爲得儉不知禮若使或更問器小之義則夫子必有所答矣且如子路仕衛而夫子未嘗戒之盖當時有以先公所命宗社為重之議而子路未之問子亦不言及其後日正名之答子路又不能問其義故夫子不能索言而亦不敢輕言其義也以是觀之聖人之言必待其有問而答弟子之問必以其知有所不透行有所不及而問及其承聞以後知有漸透行有漸進至于成德則其荅其問皆歸實用不如後世師弟之

徒問徒答以衒其能而終歸空言也 右論語

梁惠王上首章註天子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此恐欠考疾書辨之當矣封疆之制出於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出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也同十為封長百里廣千里開方則方三百三十餘里出車千乘此諸侯之采地也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此天子邦畿千里出車萬乘漢書食貨志及朱子井田說其說較然明白而集註泛然看以十分取一之意而有此誤也

王立於沼上章靈臺小註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故謂靈臺按靈臺是望氛祲察灾祥以為占驗之所故謂之靈小註說恐未必然或曰靈善也詳詩義

寡人之於國章　請以戰喻喻比也字從口有言字意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即下章註厚歛以養禽獸之意也漢書食貨志檢作斂言穀賤而不知斂藏之也　集註程子曰孔子之時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天下不復知有周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小註朱子又曰孔子尊周孟子不尊周易

地則皆然也二先生斷然立說不以為疑愚嘗聽瑩
切欵求正何者君譬之天理也臣譬之人欲也人欲
雖肆一分之天理未泯則當因其未泯者而接續之
諸侯雖横一日之天子猶存則當因其猶存者而匡
扶之奈何因天下陷溺之見逐波而同之乎又古人
以君喻父以臣喻子父雖愚騃子不可以遽逐而代
其家也孟子之時周室雖卑而猶有共主之名故齊
威王以獨朝得賢稱司馬錯以伐周為惡名雖勢窮
力迫不能自振而天下之人猶以天子目之目之以
天子則是天下之君也有天下之君而諸侯更有欲

行天子之事者則是簒逆也安有簒逆之事而孟子勸之行哉況周室之弱特因諸侯之強淩非有桀紂之暴也無一夫可誅之罪而徒然棄之遽行天子之事則是桓文之罪人也仲尼之徒不道桓文之事而反為桓文所不行之事乎所謂王道者非謂天子獨行之也即先王治天下之道也其道不過農桑教養等事文王之治岐是也文王亦曷嘗有行是政而利天下之心乎王者之政固自如此而以天下居二之勢服事殷紂此其所以為盛德也鄉曲自好之士入孝出弟務農節嗇行成于家而名彰州里是一家之

王政行也推此一人之為而天下人行之則是天下之王政行也今若責此人以僭行王政云則其可乎哉不可也孟子之勸行王政不過如此而其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又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即王政之效也與不尊周之義自不相管或疑七篇之中無尊周之義則此亦有其説矣先儒曰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又曰孟子善用易孟子之不言尊周識時勢也當此之時周室之大不過一小縣而寄名於羣洛河南之間雖謂天下之共主而其心之無也久矣使孟子卒然對齊梁之君曰周室可興也天子可復

也云爾則其不可成也必矣聖人為事必有其漸故先以王政言之若使二君者委政孟子王道得成則興周室復天子是必教行政立後第一件事而亦若西伯事殷之為耳豈可以擁臨淄之衆據大梁之勢移周鼎朝周君而後為王政乎然而運去難回勢窮難反而天與民歸沛然若江河之難禦則亦當聽受而已聖人亦何容私心焉哉朱子學孟子者也今曰孟子不尊周云而綱目大書周年則是尊周之義也生乎千載之下而脩千載上之史不忍不尊周則孟子當周室猶存之時豈忍遽無尊周之心乎天下無

是之義而聖賢所為無不是之事矣若曰孟子不尊周則是不尊周為是而不尊周為是則是因與列國等與列國等則當分註周年如列國之例又何大書之有朱子之自處如是而謂孟子則如彼可疑也已

晉國莫強章 彼奪其民時一節依諺解吐則為假設之辭依疾書吐則為見行之政以時君所行言之則疾書吐似為緊切而孟子在此國論他國之政則假設之意較重且朱子分下彼字別為一節亦似依諺解為當

觳觫章 後世無傳若言其事無傳則當云傳喜이

若言人無傳者則當云傳호이而義俱是然而以事言之近精今諺解以人言　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釋義觳觫이만언에無罪호거시退溪非之云當云觳觫히이러트시按或云觳觫히罪업슴가티거시死地에나아감이不忍호다諸說恐未安似當以若為句而作語辭讀如易夕惕若節嗟若之若栗谷及疾書亦皆如此明儒孔貞運以觳觫為句曰吾不忍其觳觫之狀若無罪而就死地更詳之　斯心措刑妻友兄弟之心　樂歲終身飽言一年之事而曰終身似是文字之誤

梁惠王下首章 樂樂二字上如字下字音洛依諺解讀似好如皆音爲洛則與古樂今樂鼓樂字不應添入田獵一節是必因當日王之所好者而兼擧之也似不必以此節疑樂樂之盡音爲洛也四章王言雪宮之樂而孟子推言巡狩之義以明與民同樂之義此因論樂而推說佃獵似非別意星湖疾書樂樂二字皆音爲洛

交鄰國章 以大事小註字小之字義盖有疑或者云大國無朝幣臣事之理葛伯稱伯則是諸侯之伯爵者其國亦不小矣湯之始固事之昆夷强盛文王之始亦事之矣後來湯文王國勢雖大而猶不失始

事之心而事之猶前也其説似然攷之傳記仁山金氏曰湯居亳亳今應天府之穀熟縣葛今應天府寧陵縣穀熟去寧陵八十里據此則孟子所謂湯居亳與葛為鄰者信矣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湯文王始起之時地不過七十里百里則其服事宜矣然而後來強大而猶事之盖仁者寛弘能容人不以大小強弱之異勢而有所計較之意此所以樂天也畏天之威此只舉畏天保國之事而樂天之義可以類推

見孟子於雪宮章　沼上雪宮之稱賢者皆指孟子

而言也孟子之對則不以己自當而泛推與民同樂之意 首節正文無與賢者共樂之意而集註云云未知何據豈非以王與孟子同游故而言之乎 今也一節疾書亦作夏諺讀而從流下一節為晏子訓釋之辭其義甚精集註以令也一節為景公時故諸侯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惟君所行此言為諸侯度為諸侯憂皆在為君者之所行也君字泛稱為君之道非指景公而言也先王之法為可則令世之弊為可戒豈可渾擧善惡而請其君擇行耶諺解行ᄒᆞ산배니이다似當曰行ᄒᆞᄂᆞᆫ배니이다 徵招角招

韶樂在齊論語在齊聞韶是也

為巨室章　萬鎰鎰量名古人常以金稱之未嘗以王言之則萬鎰謂直萬鎰之玉也　何以異於敎玉人雕琢玉哉教字即使字意也與上使玉人之使字相應言治玉則必付之玉工而治國家則不任賢者何以反異于使玉人雕琢玉哉今諺解吐雕琢玉哉이고退溪釋義曰人을教ᄒᆞ야玉을琢홈에다라리이고言不任玉人之所學而以己意教之以為比也

按如退溪說則以教字作教誨之意與上文姑舍汝所學而從我之語相襯然而諺解吐所釋文義似順

齊人伐燕取之章　雲霓雲合則雨虹見則止言民之望湯之来若雲之下雨恐湯之不來若霓之止雨也　自湯一征止奚為後我是書文民望之以下則孟子所解也今諺解吐似誤矣

魯平公将出章　行或使之指樂正子止或尼之指臧倉此或備一說耶

公孫丑上當路於齊章　何曽比予於是集註曽之言則也或曰曽乃也　何可當也余讀孟子以此節末有猶字故以文王을何可當也리오為吐而釋之曰孟子以文王為不可當何也殷之風教漸染如是

難變文王猶以方百里起是文王之所爲實難非他人所及也故是以難也吐亦以難也ㅣ니라爲吐及見金沙溪說遂以爲信矣後見疾書云是以難也應上猶未洽於天下之問又見退溪釋義曰文王을어지可히當ᄒᆞ리요此說誤當云文王은어지可히當ᄒᆞ시리요按此言文王不能當殷也集註當猶敵也其義曉然且以王者之不作下集註觀之云此言其時之易也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觀此則文王之不能當殷而王業之難可知矣當從退溪疾書說

及今諺解無疑更見孔貞運曰文王盛德何可當也
一句吐少異如愚前說　行仁政이면而王을莫之
能禦也　置郵註置驛也郵馹也是一名而二訓也
似涉重疊且以置字為驛名自漢始春秋無有也今
以置訓設似好而與傳命二字語勢相同
浩然章　四十에不動心語類我從四十已不動心
又云孟子遊梁時已老蓋至是則已過四十疾書從
之良是　吾不惴焉退溪曰惴치아니ᄒᆞ려니와非
當云惴케몯ᄒᆞ려니와按退溪先生之非上說固然
矣其二云惴케之解亦有合商量者何也惴치惴케皆

主人而言不與己相干以下文言之則自反而縮雖千萬之衆吾亦往而敵之此以主己而言以此例之則自反而不縮雖葛寬博之賤吾豈得不惴焉然則其解當云吾不惴焉가疾書吐亦然矣退溪之解盖出於集註惴恐懼之也下一之字便有主人之意故解之如是矣小註饒氏註亦主己而言 至大至剛此集註以爲氣之體段而小註輔氏指大爲體指剛爲用又曰不言用語恐踈漏不分曉 無是餒也是指氣也集註及朱子大全答呂子約書其義曉然而小註饒氏以是字屬道義曰無這道道義氣便軟弱恐

誤下節饒氏又曰無是餒也是無是氣則道義餒按餒字當屬其氣不當屬道義言無是浩氣則因循委靡雖道義之所當爲而氣不能助便索然餒矣 必有事焉小註朱子曰集義是養氣之丹頭必有事是集義之火法此以道家鍊丹之法以況吾儒養氣之說夫鍊丹者以人身爲鼎器精氣爲藥材六十卦爲火候朔始屯蒙晦終既未濟爲抽添之火法焉猶養氣者以身心爲氣字義直爲元材三件事爲節次而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爲涵養之節度焉是故龍從火出虎向水生而抽添火法得文武之宜則精氣交

蒸凝成神丹矣事皆合宜心無私曲而涵養節度無忘助之害則義直夾持生出浩然之氣矣　以予觀於夫子予宰我之名古人自稱必稱名今諺解訓我非

尊賢使能章　廛而不征法而不廛此廛字市宅也廛無夫里之布此廛字受田百畝漢書楊雄傳有田一廛晉灼曰百畝謂有宅一廛則其田百畝許行所謂願受一廛是也

夷惠章　不屑屑猶書多方篇屑播天命之屑屑輕也字彙曰凡遇事物輕視不加意曰屑屑此訓明白

公孫丑下　首章註孤虛術家甲子旬戌亥空戌亥爲孤辰巳爲虛甲戌旬申酉空申酉爲孤寅卯爲虛餘倣此用兵背孤向虛今小註饒氏說有異當攷

陳臻章　貨取集註取致也按取與上不受字相應似是自取之語註意取字屬王看

孟子爲卿於齊章　爲卿客卿也戰國時以外國人來仕者設爲客卿之官以禮待之

沈同以其私章　觀此章聖人之不輕言語可以想見矣孟子只答其所問而不更推說不可伐之意故齊人誤認以孟子勸伐齊也論語孟武伯問孝子曰

無違又無所問故孔子更不答而他日言于樊遲以
達其意則聖人之於言語無一毫剩語推演張皇亦
可見矣

致為臣而歸章 得侍同朝甚喜今諺吐得侍ᄒᆞ야
仝同朝甚喜러니此同朝指王之羣臣而言也以小
註陳氏說觀之其吐當如是矣孔氏琢王云得侍孟
子于同朝之上不勝其國有君子之喜此吐當云得
侍同朝ᄒᆞ야仝甚喜此同朝指王身而言也

充虞路問章 由周以來七百有餘歲疾書謂自武
王已卯至赧王元年丁未孟子去齊乃八百九年也

按據此則恐不可以八百謂七百餘也帝王紀年自共和庚申始有可據前于此不見于史記矣邵子經世書推演曆筭以堯元為甲辰而歷代帝王之紀年始定後来因宗其説武王元年己卯即邵法也曆筭上考往古下驗将来雖有預定日至之術而至若國祚之長短即位之久近何可推測而知之也堯元甲辰未知有何明據也竹書紀年自武王己卯至赧王丁未為七百四十九歲律曆志周歷年亦不過七百餘年與邵説不同

滕文公上經界章　徹者徹也周法國中用貢法野

用助法通用夏商之制故曰徹也　穀祿不平穀民
之所輸祿君子所食

許行章　一廛廛非市宅乃耕民之居便是五畝之
宅　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舍字屬
上句讀則엇지陶冶의舍을모들아다그宮中의셔
取ᄒᆞ야用치아니ᄒᆞ고舍字屬下句讀則集註訓止
其解當云宮中의取ᄒᆞ야用ᄒᆞᆯ만아니ᄒᆞ고　故曰
止　勞力者治於人四句古語也今諺解吐為是而沙
溪誤見集註以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並作
古語看然則與集註所謂四句之節不合於文理甚

短促 巨屨小屨同價上云屨大小同則價相若言大屨無論精粗其大同則價是一般小屨無論精粗其小同則價是一般而此云大屨小屨同價與上文不應盖孟子之言以為汝不論精粗惟以長短輕重大小同則價是一般然則人皆不為精而為粗矣許行梱屨織席為業假以屨喻則精屨粗屨之同價是何異於巨屨小屨之同價而人豈肯為大者哉 决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白湖曰有省文也猶言郊社之禮所以祀上帝也儀禮言丈夫髽亦同此文法也
惟堯則之註則法也則字訓與論語不同論語註

則準也 周公方且膺之閟宮爲魯頌而魯周公之後故孟子不詳考其世代而曰周公也集註亦斷章取義也以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有何斷章取義之義耶未詳下好辯章亦爲周公之詩殆未可知也

墨者夷之章 夷子不來或曰我且往見호리라ᄒᆞ신ᄃᆡ夷子ㅣ不來러니若以孟子使夷子不必來云爾則當云勿來或曰不必来退溪亦曰今作不來是孟子絕之以我且往見於是夷子不敢来耳往見호리라ᄒᆞ신ᄃᆡ不来ᄒᆞ니라孔氏註以不必来爲解與

今註解同　盖歸反虆梩而掩之歸歸其家也反註覆也謂自家而復往取虆梩運土而掩之也退溪說歸歸屍處也以歸其家反屍處之解為非更詳之更按盖覆也與謨盖都君之盖同始見而不忍盖之而歸家取器而反掩之也

滕文公下公孫衍張儀章　往送之門戒之上文幷擧男女說禮之辭也末只擧女子以喻儀衍妾婦之道所以單說女子事

宋小國也章　于湯有光註似不及蔡傳及金仁山之說按于湯有光言受罪貫盈流毒四海成湯在天

之靈亦必殺之今我代天而討罪則于湯之德亦有光矣

好辯章　率獸食人楊墨以禽獸之教蠹害人心也

離婁上首章　故曰章内故曰皆孟子言故集註不言為古語而今諺吐作이라ᄒᆞ니라當曰ᄒᆞ노라

天下有道章　仁不可為衆言商之子孫雖衆文王之仁天必命之雖有十萬之衆難乎其為衆也故集註不可為衆猶難為兄難為弟

伯夷辟紂章　聞文王作興曰集註作興皆起也今諺解以為句是而沙溪以作為句興屬下文讀今見

明孔氏解亦然曰聞文王起爲西伯于是奮然興曰云云以作屬文王以興屬伯夷似分析太過

不虞之譽章 不虞之譽集註虞度也虞有二義自料才德未修未足致譽是己之所不虞也人亦不度他才德之如何而妄譽是人之不虞也 求全之毁言自修完備無少欠缺而反致毁也

不孝有三章 不告而娶此章之義專所未曉聖人人倫之至而爲萬世標準者也立言垂訓莫非後人之所取法也 舜遭人倫之變不得於父而爲天下之窮人負罪引慝號泣旻天以是情言之當此之時豈

有室家之念乃不告而私自娶乎匡章之出妻屏子
不為孟子之所棄而舜之不告而娶又為孟子之所
取者何也若以無後為罪而娶則摟東家之女亦在
所不棄矣枉尺直尋君子所不為而舜為之乎婚姻
之禮必告鄉黨僚友雖以瞽叟為父而安有不告之
理告之而瞽叟不使娶焉則是從父命而已豈可汲
汲於無後之為慮而娶之乎假使己雖不娶有象在
娶妻生子獨不能繼父後乎假使此時瞽叟雖有殺
舜之心天子既登而庸之矣將妻之以女矣聲威氣
勢之如何而瞽叟敢肆其惡而堯亦何所畏憚而潛

爲之納婿乎此等事皆所未曉若以堯典觀之則釐
降二女在不格姦之後不必如是難處矣恐是此齊
東野說之流行者而孟子引之耶否則或後人之僞
說歟僭易記疑以待博雅之正論
離婁下可以取章 可以取可以無取取言臨財有
似可以取者及再思之實無可取之義下同
逄蒙學射章 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이라公明儀
曰宜若無罪焉이라ᄒᆞ니公明儀以前篇言之是古
人也今諺吐有若與孟子同時而相問答者誤
禹稷章 由己註由與猶同然如字讀亦無妨言其

溺其飢由己之不盡其誠而然也

匡章章 匡章稱章子未詳

萬章上首章 怨慕集註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盖怨是心中自有一段歉然慼慼不容已之至情與下節解憂之憂字相應萬章未喻怨字之意以怨親言 恝註無愁貌猶俗言힘힘이녀겨不以為意也與告子篇小弁章談笑而道之之意同 共為子職共音恭恭히子職을又音供以供為子之職而意皆通 於我何哉註自責不知己有何罪此怨己之意也或云與論語於我何有之義同然則是怨親

而以恭為子職有自足之心非集註之意又非孝子自歎之心而舜為之耶盖此句之意我竭力耕田恭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必以我有未盡之事而然也未知我有何事有以致此耶欲求其故而不可知也 二女李諮議東以一女為媵是 小艾何士信小學註艾如夜未艾之艾言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小艾也然則首二句為一事而與集註每句為一事不同文勢似不然

娶妻如之何章 不得娶不得妻孝子之心惟在養志而不敢有所違拂當時瞽叟雖畏堯而從之中心

不悅則舜其安乎此舜之所以祔不以告而堯之不告亦所以體舜之心也然不告而娶已見離婁下篇又見於此則似是實有之事而終是可疑見上 臣庶註百官也孔氏云即宮中臣庶非百官也按百官如云百執事之類非如今朝廷百官也 註詩齊國風李諮議東曰凡引衛風豳風曹風邶風等處皆無國字惟此章及盡心不素餐兮章有國字此似是文字未盡删減者耶

象日以殺舜章 殺三苗書云竄三苗此云殺書蔡蔡叔之蔡與禹貢二百里蔡之蔡同意蔡放也本作

樧字此殺字疑是樧字之省畫也

盛德之士章　永言孝思公孫丑上篇永言配命註言念也諺解以旣孝又思釋之恐非言長念孝思而不忘也

或謂孔子章　子路以告子路嘗以夫子之見南子爲非則豈必以彌子之言先容于孔子乎盖聞彌子之言憤嬖倖之專權而以告之也

萬章下首章　遲遲吾行也孔氏曰因子路有趣行故遲遲攄此則其吐當云遲遲ᄒᆞ라吾ㅣ行也ㅣ라ᄒᆞ시니子路事當考

交際章　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此十四字孟子疾書恐脫簡在滕文公下篇彭更問章不以為泰之上　孔氏曰不待教而誅之法殷受于夏周受于殷犯此則殺不待費辭細鞫其法至今為光烈明顯則禦得之貨如之何受之

告子上魚我所欲章　鄉為身死涉溪以死為句是

兼所愛章　狼疾以集註之意觀之狼性多疑善顧以伺察非常有疾則不能烏以喻人養其一指之輕而忽於其重者無善顧之明也或云狼善顧而疾走則不能顧喻人急於目前不及于後慮也

告子下曹交章 一匹雖匹音木諺解作如字非奚有於是是字指形體集註以此章謂曹交事長之禮不至求道之心不篤故孟子不容其受業亦不屑之教誨也今據孔氏之解曰交盖一時有志者故引文王湯有欣慕聖人悔咎自家意思故孟子明言而勉之所謂歸求有餘師者此正點他為堯舜之精處此或可備一說耶

小弁章 不可磯水微激于石而遽怒子微激于母而遽怒故曰不可磯石比母子比水退溪釋義曰可히磯치몯흠이니盖激者磯而怒者水過者親而怒

者子以磯微激而水遽怒比親小過而子輒怒豈不明甚乎磯指毋也水指子也

淳于髡章 從而祭謂從此以後有郊祭之事非謂孔子往從而與祭也

五霸章 入其疆二吐皆作에似宜 在位則有讓亏丑諺解蒙上有慶吐為이며非一不朝以下別為述職之事與上文不屬

白圭章 五穀不生黍為五穀之一則吐當為호ᄃᆡ今諺解作亏丑非

君子不亮章 亮集註信與諒同明儒徐自溟曰亮

是明亮執是執守見之未明如何持之能固擇而未
精如何守之能一此可備一說
舜發於畎畝章　徵於色發於聲集註驗於人之色
發於人之聲此言人之禮貌之衰見於色呵責之意
發于聲皆主人而言小註朱子曰徵色發聲其過形
於外此主己而言與集註不同
盡心上自范之齊章　大哉居乎養本乎居故單言
居
道則高矣章　引而不發이나躍如也라中道而立
ᄒᆞ나니考之集註吐當如是而諺解吐不發ᄒᆞ야如

也ᄒᆞ야而立이어든此本出退溪釋義而似誤今從疾書吐 躍如也猶俗云뵈ᄃᆞᆺᄒᆞ단말이니猶分明易見也

盡心下我善為陳章 若崩厥角稽首崩是角垂向下之意言民之叩首如獸角之觸地也疾書云漢書諸侯王表厥角稽首文選丘希範與陳伯之書云朝鮮海昌厥角受化註以額叩地也然則若崩ᄒᆞ야別為一句其靡然歸化如山岳之崩也此與集註異而可備一說

貉稽章 引詩云云疾書云家語孔子誅少正卯曰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又按緜之一章註已為文王時事矣且孟子曰文王事昆夷則不殄厥慍奚獨太王為然鄭氏箋亦以此句作文王事

布縷之征章　集註兩稅三限兩稅宋制依唐有夏秋兩稅歛寬民力不於一年盡納三限又令納稅之際不於一時督納定為三限也

舘於上宮章　往者不追言不追咎其既往之失也今諺解以人之往者不追之意釋之非也　右孟子

南丈幼張曰中庸二十五章云誠者下自成也五而

道卩自道也尒章句分誠道而雙言之然下文却言
誠而不言道以吾所見道即誠之道也上文吐釋當
云誠者㔾自成也厶而道〻自道也尒然後以下文
誠者物之終始章句所云盖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
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者註于上文
下則意自明而似不必分而二之也余尒聞之深以
為喜後更思之却有不然者盖誠是實理不待人為
而自成者天有此實理而能成天地有此實理而能
成地物有此實理而能成物故曰誠者自成也能就
此實理所成之中而有所當自行之理即所謂道而

道者人之所由者也故曰而道自道也爲道之本則在誠行誠之用則在道不可混而爲一也下文言誠之爲貴又曰時措之宜能誠之時措之者皆道之所行也先儒曰此誠字即天命之性此道字即率性之道當從容更辨而是曰主人以色憂戚惶故語未卒而徑歸 右中庸

大學之德猶中庸之性受於天爲性得於天爲德則性與德原非二物明者贊美之辭如孟子之稱性爲善也譬之人人有名有字性猶名明德猶字下文明德傳曰顧諟天之明命天之明命非性而爲我之明

德乎或曰孟子盡心註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
而應萬事者也明德章句亦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
而應萬事者也此以心訓明德者何也曰性一而已
而有情心意志之別情是性動處名心是性動後有
作用之名意是心作用處有所計較之名志是計較
後有定向之名皆本于一性而隨指異名非有許多
名目各占間架于性中也性寓于心而性中原有靈
底理心又屬火（此心字以血肉之心言）本自光明故心體虛靈
不昧包得許多道理應得許多事物貫動靜該體用
此所以心統性情也明德之實體是性而其作用處

是心朱門人問明德是仁義禮智之性曰便是又問明德是主於心而言曰這箇道理在心裏光明照徹無一毫不明合此二說而觀之明德之義自明矣

問先儒董文正名槐勉齋門人王魯齋方正學皆謂格致章未嘗亡以經文知止物有二節當之其義如何曰余不見本文未知其得失之如何而嘗因是而推之明德新民即修己治人之名已與人皆物也其所作為者事也明之者格致之工也修己治人皆加明之之工欲使二者俱止於至善之地此格致之至工也既知其止于至善之地而必加定靜安之工即所謂涵

養也涵養熟而發之於行則處事精詳而能得其所止知行之能事畢矣盖其明之之工不在他凡物皆有本末凡事皆有終始格物之工不過窮事物之理其要不出於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八字本末終始之間亦當有先後之序以其大者言之明德為本為始而當先新民為末為終而當後細分之則明德有本末始終新民有本末始終推之萬物萬事莫不皆然而當審其先後之別而不亂則皆歸實學而去道不遠道即大學之道而至善之所在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

此即大學格物致知知所先後之意也淵源所自其意一揆矣下節曰致知在格物知字即上知止之知字物字即上物有之物字不必别爲一章而其意似足三公之意或出於此而然耶然而章句已定何必别作話頭以起爭端乎

問窮理字出易傳則格物何不訓以窮理乎曰以格訓窮猶可也以物訓理則不可詩曰有物有則則理也有物則有理若以物訓理理與物無别矣曰章句格物之訓果無疑乎曰此嘗抱疑未决者也訓格爲至訓物爲事則格物之訓爲至事矣單言至事而文

義不明故繼之曰窮至事物之理如是而後其義可見恐欠簡當且事是有物以後之名則以物訓事與以理訓物之不可無異實歉就質于先覺而不得者也

經文明德專言性而章句釋之曰人之所得乎天者是也又繼之曰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是言心而兼言氣盖理無為而氣有為人之用工必從氣邊做去故也程子曰論氣不論理不明論理不論氣不備

上明字雖格致之義而行亦包在其中

大學自知至而後意誠止天下平一句各為一件工夫若物格而后知至一句是物格則知自至而無別下工夫處故曰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非兩事吾之知因格物而明無物則知無所寓知與物雖兩事而其用工則只格物而已

言古之欲明明德者歎今世之不然也

章句窮至事物之理以心而言物理之至處無不到以物而言以吾心之知窮至事物之理事物之理皆到于吾心矣

大學中庸首章語異而意同其云明明德即天命之

性率性之道其云新民即修道之教其云知至即致
中和
大學明德新民皆止於至善至善即理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則至善之理也故必知至善之所在然後可謂格物矣其下繼之曰知止此欲其知明德新民各有至善之理也知止之道必也格物故其下又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蓋格物之義不出於物理之本末事理之終始而已然而格物必自近始故又曰知所先後所謂先後內自心身外至於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有先後之緩急不可以躐等也孟

子曰堯舜之知致知之知而不徧物格物之物急先務也知所先後之義格致之道如是而止爾又曰即近道矣道至善之謂也

先儒以意為私而以情為正似為未安大學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章句釋之曰意者心之所發也非專以為惡也既發之後流於人欲則惡一於中節則善故欲審其幾以實其心之所發也

誠意之誠字即敬字工夫也

靜時為心動時為意猶性靜而情動

聽訟章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無情猶言無

知無情者雖有寃屈不能卞釋事理導達其意爲官
長者必也誘導開曉使之自盡其意然後民情上通
而無壅隔之患矣大畏民志之畏與可畏非民之畏
同民志之向背而治亂判焉豈非大可畏者乎嘗觀
世之為官者既無明德之工而御民之際恐有奸僞
必先施威虐使民不敢開口而盡其情者多矣此豈
夫子聽訟之意乎章句以實訓情故又以虛誕二字
對擧而言之終有所疑此或備一說否有疑必質先
賢之所望於後進故僭論志疑 右大學
姑息檀弓曾子曰細人之愛人以姑息註姑且也息

休也又尸子曰紂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註姑婦女也息小兒也其義為長

孔子受誣禮記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問於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按史記曰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鄭氏引以解此章曰徵在野合而生孔子故耻之不告為王肅所駁孔疏又曲為之解而全不成說其言曰野合謂不備於禮非謂草野而合也徵在耻不備禮見孔子知禮故不告設如其言則徵在何不於始嫁時耻其不備禮而不嫁乃於既嫁生子之後夫死又許多年而反以為

耻不以夫之葬處告其子耶疏又曰徵在以幼少之
女嫁七十之人是以羞慙不能告此以家語之文為
攄而云幼少七十也然則徵在不以為耻於其父之
問而先其姊而進對乃反羞慙於其子者又何情理
大抵使徵在嫁不備禮以少配老真可羞耻既為其
人之妻又生其人之子又葬其人之死又處其人之
室而獨不告其人所葬之地於其子然後為可以發
其耻耶告之何耻而謂至死不告耶馬遷鄭氏所記
耻之不告者其意不在於不告墓地也謂徵在與叔
梁紇避逅草野遂生孔子故不敢歸孔子之室而老

於父家是以耻之孔子既長而猶不敢告之以其父之為誰故亦不知其墓也是不但以孔子為不識墓之人且使為不知父之人也噫顏氏之死也夫子之成立久矣尚不知其父之為誰乎遷也不知其說之為誣聖人害世教而敢筆之於書鄭氏又引以解經則其罪均矣孔穎達輩不但不知攻斥乃反規規為之解而徒費妄說甚矣其惑而漢唐諸儒見識之陋蓋如是矣禮記一書雖列於經而其中僞撰亦多若文王與齡孔子不知父墓之說尤其誕妄者也都是漢儒掇拾傅會之言也

宰我受誣孔穎達禮記疏宰我請喪親一朞終助陳恒之亂此以馬史為據也左傳陳恒之黨闞止字子我而史記誤以為宰我宰我雖有短喪之問是亦聖門高弟何至於助逆而後世亦何以列於十哲耶家語亦言宰我與田常為亂而夷三族盖家語出於王肅肅亦因馬史而有此語也蘇子由曰馬遷踈畧而輕信馬史雖云實録而實多踈漏處使聖門高弟受誣而疑亂後世著書豈不難哉右禮記

六經易因卦而取象詩因物而興比春秋因人之善惡事之是非而褒貶其義一也書以道政事禮以正

名分樂以辨雅鄭其義一定而易見易也詩也春秋也其義深奧而難知要在體究取象興比褒貶之意而求其義理之至當不然則多歸于傅會穿鑿而失其正矣

諸經始末自漢以來以易書詩禮春秋為五經唐時立學官用九經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為九也其刻石國子監則云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宋時程朱兩先生取禮記之大學中庸二篇及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十三經之名始此前後諸儒釋經之書或曰傳或曰箋或曰解或曰學後世通謂之註春秋有左

氏公羊穀梁傳儀禮喪服有子夏傳皆春秋時人書有孔安國傳詩有毛萇傳鄭玄箋周禮儀禮禮記有鄭玄註公羊有何休學孟子有趙岐註皆漢人易有王弼註魏人繫辭有韓康伯註晉人論語有何晏集解魏人左氏有杜預註爾雅有郭璞註穀梁有范甯集解皆晉人孝經有唐明皇御註其後諸儒釋註之書名曰正義後世通謂之疏舊唐書儒學傳太宗以經籍文字多訛謬詔顏師古考定五經又以儒學多門詔孔穎達與諸儒纂定五經義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經正義令天下傳習時但有易書詩禮記左

氏春秋五經永徽中賈公彥始撰周禮儀禮義疏楊
士勛撰穀梁疏宋邢昺撰孝經論語爾雅疏孫奭撰
孟子疏公羊疏失所撰人名或云唐徐彥撰宋史李
至傳國子監上言五經書既已板行惟二傳二禮孝
經論語爾雅註疏未修請重加校讐以備刊刻從之
新唐書孔穎達傳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
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百餘篇其中不能無謬冗博
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詔更令裁定未就永徽二年詔
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攷正之於是左僕射于
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頒

行今人但知五經正義之出於孔頴達而不知非一人之書也唐宋取士皆用九經以其出於傳記者言之通典晉元帝時太常賀循上言多故歷紀儒道荒廢學者兼明經義者少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自前代通儒未有能兼學者也今宜周禮儀禮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易書詩置一人太常荀崧上言周易鄭註根源誠可深惜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皆有證據孔子作春秋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撰其所聞為之傳微辭妙旨無不精究公羊高親受子夏穀梁赤師徒相傳亦足有所證

正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遇王敦難不行唐貞觀九年勑自今明經兼習周禮儀禮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規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四經殆絶請貢人預習以此開勸即望四海均習九經該備從之又十六年國子祭酒楊瑒言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殆將絶廢請加優奬下制明習左氏及通周禮等四經者出身免任散官宋史神宗用王安石

之言士治易書詩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是時儀禮春秋皆不列學官元祐初始復春秋左傳孝宗時朱子乞修三禮劄言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自明以後定為五經而周禮儀禮公穀二傳并不列於學官與古人抱遺經扶微學之心不同蓋自前士子以四傳之難習而主教之臣循其私意遂舉歷代相傳之經典棄之而不學苟便已私用之干祿率天下而欺君負國莫甚於此經學日衰人才日下職此之由也

四書五經小註明永樂中命儒臣纂修四書五經大

全即今本小註也日知録曰自朱子作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後黃勉齋(名榦字直卿)有論語通釋而采語録附於章句之下則始於真西山(名德秀字希元)名曰集義止大學一書祝宗道(名洙)乃倣而足之為四書附録後有蔡覺軒(名模字仲覺)四書集疏趙格菴(名順孫)四書纂疏吳克齋(名真子)四書集成論者病其汎濫於是陳定宇(名櫟字壽翁)作四書發明胡雲峯(名炳文字仲虎)作四書通而定宇門人倪道川(名士毅字仲弘)合二書為一頗有删定名曰四書輯釋有汪克寛序至正丙戌也大全修而諸書皆廢而就輯釋中特小有增删其詳其簡

或多不如倪氏大學中庸或問則全不異而間有舛誤如大學格致章或問是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乖矣輯釋引漢書劉歆移太常書有曰及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又孔子家語後序亦有此二句大全則去其所引劉歆書但言出家語後序則失其本矣中庸九經章或問引賈捐之對元帝語輯釋引漢書本傳文曰夫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佞臣用事則爭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此捐之之言謂文帝不聽後宮幸臣之請爾大全則改云元帝不行既不知古書又不辯語氣至春秋大全則全襲元人

汪克寬胡傳纂疏字德輔隱居不仕以十年之功為此書但改其中愚按二字為汪氏曰及添盧陵李氏等一二條而已詩經大全則全襲元人劉瑾詩傳通釋而改其中愚按二字為安城劉氏曰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當日儒臣奉旨修四書五經大全須餐錢給筆札書成之日賜金遷秩所費於國家者不知凡幾將謂此書既成可以章一代教學之功啓百世儒林之緒而僅取已成之書抄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豈非骨骾之臣已空於建文之代而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

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祿利而莫之間也嗚呼經學之廢實自此始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其為力矣又曰洪武二十七年詔儒臣正蔡氏書傳上以蔡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番陽鄒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命翰林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凡蔡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采諸家之說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行天下按此書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陳氏祥道高宗肜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金氏洛誥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張氏陳氏
櫟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
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
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主葉
氏陳氏櫟謂古者治獄以附罪為麗皆可從然所采
既博亦或失當如金縢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為東征
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每傳之下繫
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辯之甚詳其傳
中用古人姓字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攷證典故
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為此書者皆自

幼為務本之學非由八股薿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
不及先儒而尚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脩尚書大全
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
造以至有明之初年經術人才於斯為盛自八股行
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十族誅而臣節變洪武
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按今見顧氏此說
則明儒大全之輯未免為儒門大疵茲表出之以示
同志者

順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一